

〔美〕 斯蒂芬·金 著

许静雅 陶昱 译

尸骨袋

BAG of BONES



STEPHEN KING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EPHEN KING

尸骨袋

BAG of BONES

〔美〕斯蒂芬·金 著 许静雅 陶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尸骨袋/(美)金(King, S.)著;许静雅、陶昱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6 (2006.9重印)
ISBN 7-5327-3906-6

I. 尸... II. ①金... ②许... ③陶... III. 恐怖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5406 号

STEPHEN KING
BAG OF BONES

Copyright © 2001 By Stephen King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lph 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4-24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尸 骨 袋
[美]斯蒂芬·金 著
许静雅 陶 昱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5.75 插页2 字数487,000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4次印刷

印数: 25,301—33,300 册

ISBN 7-5327-3906-6/I·2185

定价: 3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401196

1

一九九四年八月炎热的一天,我妻子跟我说她要去德里的瑞特爱¹ 连锁店,用她的呼吸道疾病处方再配一些药——我相信现如今人们能轻易地买到这些非处方药了。我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写作,提出愿意代她去买。她说谢谢,但她还想在隔壁的超市买一条鱼,一举两得的事。她伸出手来对我飞了一个吻就出去了。我下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是在电视上。在德里,这是我们鉴别死者的办法——不用走过一条墙上贴着绿色瓷砖、头顶上有长长的荧光灯的地下通道,也没有裸露的尸体从冰冷的抽屉里滚到手推车上,你只要走进一间贴着“闲人莫入”标记的办公室,然后看着电视屏幕说是或不是。

瑞特爱和销普乐² 离我们家不到一英里,位于邻近的一条小商业街上,街上还有一家音像制品商店,一家叫“传播”的二手书店(我平装本的旧书他们卖得很好),一家叫“无线小屋”的电子产品连锁专卖店和一家快速冲印店。商业街位于阿普美尔山,威查姆和杰克逊大街的交叉路口。

我妻子把车停在百视达³ 音像制品店门前,然后走进药房,向这些天当班的药剂师乔·威哲先生买东西,他后来转到位于班戈的瑞特爱店去了。在付款处,她拿起了一块做成老鼠样子,里面有糖浆的巧克力。我后来在她的皮包里发现了这块巧克力。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撕开包装自己把它吃了,我面前摊着她红色手提

包里面的东西,这个状态就像在进行交流一样。巧克力吃完的时候,我突然哭了,巧克力的味道还留在我的嘴里。我坐在妻子的面巾纸、化妆品、钥匙等一堆杂物中间,双手掩面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鼻腔吸入剂在瑞特爱的包装袋里。这个东西花了十二美元十八美分。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一件值二十二点五美分的东西。我对着这件东西看了好久,看着它却不明白它的意义。我感到奇怪,甚至也许是愣住了,但是乔安娜·阿伦·诺南可能过着另一种生活的想法——一种我完全不了解的生活——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此后也没有。

乔离开了药房,走出门站在明亮耀眼的阳光里,摘下平时戴的眼镜,换上了处方太阳镜¹,正当她从药店小小的屋檐下走出来时,(我这里稍作想象,略微进入小说家想象的世界,也不进去太多;我认为她走出只有几英寸,这点你可以相信我)马路上传来刹车时轮胎发出的尖利的啸声,这意味着或者有一场车祸,或者有一次“亲密接触”。

这一次看上去又是这种车祸发生了——这种至少每周一次发生在这个愚蠢的X形状的十字路口的车祸。一辆一九八九年的丰田小汽车正从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开出并向左转到杰克逊大街上,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巴雷特果园的埃丝特·依斯特琳太太。她的朋友艾琳·迪奥塞太太陪着她,艾琳太太也在巴雷特果园工作,她逛了逛音像制品商店,却没有找到任何想租的东西。太多暴力了,艾琳说。这两个女人都是香烟寡妇²。

埃丝特只差那么一点就能避开这辆驶下山的橘黄色公用事业垃圾车;虽然她向警察和新闻报纸否认了这一点,我大约两个月后跟她谈话时,她也向我否认了这一点,我认为可能是她正好忘了要看看。正如我母亲(另一位香烟寡妇)过去常说的,“老年人最常见的两个毛病就是关节炎和健忘。人们不认为他们应该为这两

1 总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连锁药店巨头。

2 网上超级市场。

3 全美最大的音像制品连锁租赁公司。

4 经过医生验光后配的太阳镜。

5 丈夫死于因吸烟造成的癌症的妇女。

者负责。”

开公用事业车的是威廉·弗雷克。弗雷克先生在我妻子去世的那天是三十八岁，那时他正光着膀子开车，一边开一边想他多么想冲一个凉再来一瓶冰啤酒啊，也可以是先来一瓶冰啤酒再冲一个凉。他和另外三个男人工作了八个小时，在机场附近的哈里斯大街延伸段上铺沥青，大热天里这是一份烤人的工作，弗雷克说他可能是开得有一点太快了——在时速三十八英里的地区达到了四十英里。他急着回到车库，签字结束当天的用车，并坐进自己有空调的福特-150的车里。另外，垃圾车的刹车虽然能通过检查，但离最好的状况差远了。弗雷克一看到丰田车开到面前就踩了刹车（也按了喇叭），但是太晚了。他听到轮胎尖厉的声音——他自己车子的，还有埃丝特车子的，她后来意识到了她的危险——并有一会儿看到了她的脸。

“这就是最糟糕的部分，”当我们坐在他家阳台上喝啤酒的时候，他对我说。那时是十月份了，虽然太阳暖暖地照在我们脸上，但我们都穿着毛线衣。“你知道人坐在垃圾车里有多高，对吧？”

我点了点头。

“她正抬起头来看我——你会说是伸长了脖子——阳光正照在她脸上。我可以看到她有多么老。我记得当时在想，‘见鬼，如果我不能停住的话，她会像玻璃一样粉碎的。’但是年纪大的人通常比较结实。他们让你惊奇。我是说，看看事情的结果，这两个老女人还活着，但是你的妻子……”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他的脸颊猛地泛出亮红色，像一个裤子拉链没拉好而在校园里被女孩子们嘲笑的男孩。真有趣，但是如果我笑出来的话，只会把他弄糊涂的。

“对不起，诺南先生，我没管住我的嘴。”

“没关系，”我对他说，“无论如何，我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候。”这是一个谎言，让我们的谈话回到了轨道上。

“总之，”他说，“我们撞到一起了。很大的一声巨响，驾驶员这侧的门凹进去的时候发出嘎嘎的响声。玻璃也打碎了。我狠狠地撞在方向盘上，有一个多星期我一呼吸就疼，并且我这里有一大块淤血。”他在紧靠锁骨下方的胸膛上比划了一个弧形。“我的头重重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把玻璃都撞碎了，但我头上只有一个红

肿的小包……没有流血,甚至没有头痛。我老婆说我天生长个硬脑壳。我看到开丰田的这个女人,依斯特琳太太,被甩得趴在前排座椅间的储物柜上。最后我们都停住了,在大街中央乱成一团,我下车去查看她们俩伤得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我本以为会发现她们都死掉了。”

她们中没有一个死掉,她们中甚至没有一个不省人事,虽然依斯特琳太太撞断了三根肋骨并且骨盆错位。迪奥塞太太离开撞击处有一个座位的距离,当她的头碰在车窗上的时候,大脑受到了震荡。这就是全部;她“在家庭医院得到治疗并出院”,《德里新闻》总是这样报道这些事情。

我的妻子,从前的马萨诸塞州马尔顿市的乔安娜·阿伦,从她站在药店外面的地方看见了这一切,她的皮包甩在肩后,一只手拎着处方袋。像弗雷克一样,她也一定认为丰田车里的乘客或者死了或者伤得很重。撞击的声音低沉而震撼,像沿着球道滚动的保龄球一样在炎热的中午的空气中滚过。玻璃破碎的声音像锯齿一样锋利。这两辆车子在杰克逊大街的中央猛烈地纠缠在一起,肮脏的橙色卡车像专横的家长威吓畏缩的孩子一样压在浅蓝色进口车的头上。

乔安娜开始穿过停车场向大街跑去,其他人也在她周围一起跑过去看。其中一位,吉尔·丹巴雷小姐,事故发生时正在浏览“无线小屋”的橱窗。她说她记得自己跑过了乔安娜——至少她非常确定她记得有人穿着黄色的宽松裤——但她不能确定。那时候,依斯特琳太太正在尖叫她受伤了,她们都受伤了,有没有人来帮帮她和她朋友艾琳。

跑过停车场的一半,在一排售报机附近,我的妻子倒下了。她的皮包的背带还挂在肩头,但她的处方袋从手里滑落了,鼻腔吸入剂也滑出了一半。其它东西还在口袋里。

没有人注意到她躺在售报机旁边,每个人都在关注撞在一起的车子、尖叫的女人和不断扩散的一摊从公用事业卡车破碎的水箱里流出来的水和防冻剂。(“那是汽油!”快速冲印店的员工对愿意听他话的人喊。“那是汽油,伙计们,当心不要爆炸。”)我猜想一两个想做援救者的人可能已经跳到她身边,也许认为她

昏倒了。在温度要冲高到华氏九十五度的天气里,假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约有二十几个从购物中心过来的人围到了事故现场,另外有大约五十人从草滩公园跑过来,那里正在进行棒球赛。我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指望能听到的话都被说过了,许多话还不止说了一遍。人们在那里挤来挤去。有人从驾驶员那侧窗子上破裂的洞伸进于去,拍了拍埃丝特颤抖的手。人们立即离开去找乔·威哲;在这种时候,任何穿白大褂的人自然会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远处,传来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像焚烧炉上方颤动的空气。

在整个事故发生期间,我的妻子却不为人知地躺在停车场上,她的皮包还挂在肩上(在包里,她还没有咬过的巧克力老鼠还包在锡纸中),她白色的处方袋落在伸出的一只手旁边。乔·威哲发现了她,当时他正匆匆赶回药房为艾琳·迪奥塞太太受伤的头部拿绷带。尽管她是脸朝下躺在那里,他还是认出来了。他通过她红色的头发、白色的上衣和黄色的宽松裤认出了她。他认出她是因为不到十五分钟前他还接待过她。

“诺南太太?”他问道,完全忘记了为头昏眼花但明显伤得不太重的艾琳·迪奥塞太太拿绷带的事。“诺南太太,你还好吗?”心里已经知道(我猜想;也许我错了)她不妙了。

他把她翻过来。他两只手都用上了,即使这样他也必须费好大力气,在停车场那里,他跪在地上用力推推她抬她,热浪从上空不断袭来,又从沥青地面反弹回来。在我看来,死去的人会增加分量;在他们的肉体和精神上都增加分量。

她脸上有红色的痕迹。当我辨认她的时候,即使是在显示屏上我都能清楚地看见这些痕迹。我问助理法医那是什么,但随后我就知道了。八月下旬,炎热的人行道,自然原因,我终于明白了。我妻子死了,脸上有一道晒斑。

威哲站起来,看见救护车已经到达就跑了过去。他挤过人群并抓住了一个从方向盘后面出来的救护员。“那边有一个女的,”威哲一边说,一边指着停车场。

“伙计,我们这边有两个女的,还有一个男的,”救护员说。他想挣开,但是威哲继续抓着他。

“现在不要管她们,”他说,“她们基本上没有问题,那边那个女的情况就不好了。”

那边那个女的已经死了,我非常确信乔·威哲知道这一点……但他自有孰先孰后的原则。让他这样做吧。他说服两个救护人员从卡车和丰田车的混乱中走开,不管埃丝特·依斯特琳太太喊痛的叫声和围观人群闹哄哄的抗议声。

当他们到达我妻子躺的地方时,其中一个救护人员很快证实了乔·威哲怀疑的事情。“妈的,”另一个人说,“她怎么了?”

“心脏,最可能是心脏,”第一个人说。“她受了刺激,心脏病就发作了。”

但是死因不是心脏。尸体解剖发现了大脑动脉瘤,她可能患这个病已经有五年之久,但是一直都不知道。当她穿过停车场向事故现场冲过去的时候,她大脑皮层里脆弱的血管像轮胎一样爆裂了,神经中枢淹在鲜血中杀死了她。死亡可能不是瞬间的,助理法医告诉我,但还是来得非常快……她应该没有经受痛苦。正像星际迷航,甚至在她倒在人行道之前,所有的感觉和思想都消失了。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诺南先生?”助理法医问,轻轻地把我从显示屏上无表情的面孔和闭着的眼睛前转开。“你有问题吗?只要我能回答,我就告诉你。”

“只有一个问题,”我说,我跟他讲了就在她去世前她在药店买的东西。然后我问了我的问题。

等待葬礼的日子和葬礼本身在我的记忆里像梦一样——最清晰的印象就是乔留下的巧克力老鼠和哭泣……大部分时间在哭,我想,因为我知道巧克力的味道很快就会消失。在我们埋葬了乔后几天,我又突然哭了一阵,我过会儿说一下这次痛哭。

我很高兴乔的家人的到来,特别是她大哥,弗兰克的到来。弗兰克·阿伦五十岁,面颊红润,身材粗壮,一头浓密的黑发,是他安排、处理了所有的事……事实上他精力十足地和葬礼司仪讨价还价。

“我都不相信你能做这些事情,”后来,当我们坐在杰克酒吧的座位里喝啤酒时,我这样说。

“迈克,他想从你身上捞钱,”他说,“我讨厌这样的人。”他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来在脸上抹来抹去。他没有垮掉——阿伦家没有一个人垮掉,至少当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但弗兰克整天都在不断流泪,看上去

好像一个患了严重结膜炎的病人。

阿伦家一共有六个子女，乔是最小的，并且是唯一的女孩。她是她的长兄们的宠爱。我猜想如果我和她的死有什么关系的话，他们五个会用手把我撕成碎片。正因如此，他们在我周围筑起了一道保护墙，这很好。我设想没有他们我也可能应付过去，但我不知道怎么做。记住，我现在三十六岁。当一个人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并不指望去埋葬他的妻子，况且她还小两岁。死亡是我们最想不到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在偷你汽车音响设备时被抓住，人们管他叫贼并把他投到监狱里去，”弗兰克说。阿伦一家来自马萨诸塞州，我仍然能从弗兰克的话里听出莫尔登口音——“抓”发成“扎”，“车”发成“测”，“如果同一个人想把一口三千美元的棺材以四千五百美元卖给一个悲伤的丈夫，人们管这个叫生意并请他在圆桌会议上讲话。贪婪的蠢驴，我要教训教训他，不是吗？”

“是的，你做了。”

“迈克，你好吗？”

“我很好。”

“真的很好？”

“他妈的，我怎么知道？”我对他叫起来，声音大得足以让附近座位上的人转过头来。接着我又说：“她怀孕了。”

他的脸变得毫无表情：“什么？”

我努力压低嗓音。“怀孕了。有六到七个星期，根据……你知道的，解剖报告说的。你知道这件事吗？她有没有告诉你？”

“没有！上帝，真的没有！”但他脸上有一种很滑稽的表情，似乎她跟他说过什么事。“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尝试，当然……她说你精子数量比较少，可能需要点时间，但是医生认为你们早晚会……”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头看自己的手。“哦，他们能知道这个？他们检查这个？”

“他们能知道。至于检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自动检查这项。我问他们的。”

“为什么？”

“她去世前不止买了呼吸道疾病的药。还买了家用怀孕试纸。”

“你完全不知情？没有线索吗？”

我摇了摇头。

他的手伸过桌子抓住我的肩膀。“她想确认一下，就这么回事。你明白的，对不对？”

再配点呼吸道疾病药和一条鱼，她是这么说的。看上去和平时一样。一个出门干点事的女人。八年来我们一直试着要一个孩子，但她居然看上去和平时一样。

“当然，”我说，拍了拍弗兰克的手，“当然，大块头，我理解。”

弗兰克带领的阿伦一家打理乔安娜的告别仪式。作为家里的作者，我被指派去写讣告。我弟弟和我妈妈以及阿姨从弗吉尼亚过来，我让我弟弟在瞻仰遗体时照管留言簿。我妈妈六十六岁，几乎完全痴呆，虽然医生拒绝说是阿兹海默症，她和小她两岁的妹妹一起住在孟菲斯，我阿姨脑子稍微不那么差。她们负责在葬礼接待处切蛋糕和馅饼。

所有其它的事情都是由阿伦家来安排的，从瞻仰遗体的时间到葬礼仪式的内容。弗兰克和维克托，乔的三哥，致了简短的悼词。乔的父亲为女儿的灵魂进行祈祷。最后，夏天为我们割草、秋天为我们院子耙落叶的男孩彼得·布里洛夫唱起了《我有把握》，每个人都听得泪流满面。弗兰克说这首歌是乔在小女孩的时候最喜欢的圣歌。弗兰克如何找到彼得，并说服他在葬礼上唱歌，这件事我一直没有搞明白。

我们完成了整个过程——星期二下午和晚上的遗体瞻仰，星期三早上的下葬仪式，然后在嫩草地公墓有一个小型的祈祷仪式。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想天气太热了，没有乔可以谈话我多么失落，还有我希望我已经买了一双新鞋子。如果她在那里，她会为了我现在穿的这双把我烦死。

晚些时候，我跟我兄弟西迪谈了一次话，我说在我们母亲和弗朗辛阿姨完全消失到另一个世界去之前，我们一定要为她们安排一下。她们的年纪还不足以进养老院，西迪有什么建议吗？

他发表了一些意见，但该死的，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记得我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我不记得那都是些什么内容。那天的晚些时候，西迪、我们的母亲还有阿姨钻进了西迪租来的汽车要开到波士顿去，他们要在那里过夜，然后在第二天

到达南克雷森特。我弟弟很高兴陪护两位老人,但他不坐飞机,即使是由我承担机票。他声称如果引擎熄火的话,在空中可没有“故障车道”。

阿伦家大多数人第二天要离开。天气又热得要死,太阳在白蒙蒙的空中照耀着,所有东西都要熔化了。他们站在我们的房子前面——这房子现在变成我一个人的了——三辆出租车在他们身后的马路边上排成一列,在一堆手提袋中间,这些身材高大的家伙们互相拥抱并用含糊的马萨诸塞州口音说再见。

弗兰克多呆了一天。我们在房子后面摘了一大束花——不是那些闻起来很可怕的温室花朵,我总是把那种花的香气跟死亡和风琴音乐联想在一起,而是真正的鲜花,乔最喜欢的那种——并把它们插在我在屋后储藏室里找到的两个咖啡罐里。我们出门到嫩草地公墓去并把它们放在新坟墓上。然后,就在大太阳下面,我们在墓前坐了一会儿。

“她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弗兰克终于用一种奇怪、压低的嗓音说。“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照料她。我们这些男孩。我跟你说过,没有人欺负乔。如果有人想试试,我们就教训他。”

“她跟我讲了好多事情。”

“好的事情吗?”

“当然,非常好。”

“我会很想她的。”

“我也是,”我说。“弗兰克……听着……我知道你是她最喜爱的大哥。她从来没有给你打电话吗?也许只是说她很想你或者在早上觉得不舒服。你可以告诉我。我不会生气的。”

“但是她没有啊。我向上帝保证。她在上午的时候不正常吗?”

“我没有注意到。”这是事实。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当然我一直在写作,并且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往往会出神。她应该能发现并摇醒我。她为什么没有?她为什么要把好消息藏起来?在她确定之前不想告诉我……但这不像是乔的风格。

“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我们已经选好了名字,结婚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是男孩就叫安德鲁,是女

儿就叫凯。凯·简·诺南。

弗兰克六年前离了婚，独身，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一直和我待在一起。他说，“迈克，我为你担心。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没有家庭可以依靠，你真正拥有的又很遥远。”

“我不会有事的，”我说。

他点了点头。“无论如何，那是我们所说的，对不对？”

“我们？”

“伙计们。‘我很好。’并且如果我们不那么好，我们试着确保没人知道。”他看着我，眼里还流着泪，一只被太阳晒黑的大手里拿着手绢。“迈克，如果你情况不好，并且不想告诉你的兄弟——我注意到了你看他的眼神——就把我当你的兄弟吧。即使不是为了你自己，也得看在乔的份上呀。”

“好的。”我说，尊重并感激他的提议，同时也知道自己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我并不习惯叫别人帮忙。这倒不是由于我从小被养育的方式，至少我不这么认为；而是我这个人人生来就是这样的。乔安娜曾经说过，如果我掉在黑迹湖里，我们在那里有一处度假屋，我会在离公共湖滨五十英尺的地方默默地死去，而不是大声呼救。这不是一个爱或喜欢的问题。我可以给别人关爱也可以接受别人的关爱。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痛苦。我需要抚慰，也能给予抚慰。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你好吗？”我无法回答说不。我无法说帮帮我。

几小时后，弗兰克要离开，到这个州的南部去。当他打开车门的时候，我看到他正在听的录在磁带上的书是我写的，我被感动了。他拥抱了我，然后出其不意地在我嘴上亲了一下，一个重重的出声的吻。“如果你需要倾诉，打电话给我，”他说，“如果你需要有人陪伴，就过来吧。”

我点了点头。

“另外要当心。”

这句话让我吃了一惊。炎热和悲痛的混合让我在过去的几天里觉得像生活在梦里一样，但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当心什么？”

“我不知道，”他说。“迈克，我不知道。”然后他钻进了他的汽车——他身材太庞大而汽车太小了，看上去他像是把汽车穿在身上——并开走了。那时候太阳正在落山。你可知道太阳在八月里炎热的一天结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橘黄橘黄的，有种被挤压的感觉，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从上面向下压，并且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像一只吸饱了血的蚊子一样弹起来，在地平线上溅得到处都是。太阳就是这样子的。在东方，天空已经暗下来，雷声隆隆。但是那天晚上没有下雨，乌云低沉，像毯子一样厚重和沉闷。像往常一样，我轻轻地坐到电脑前写作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记得思路很流畅。你知道的，即使写得不顺，也可以打发时间。

我第二次突然痛哭是在葬礼后的第三或第四天。那种在梦里的感觉一直持续着——我走路，我谈话，我接电话，我写我的书，当乔去世的时候书大约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但是一直都有一种很清楚的灵魂出窍的感觉，一种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离真正的我一段距离之外的感觉，一种我多多少少隔着电话听到的感觉。

彼得的妈妈，丹尼斯·布里洛夫，上门来问我是否愿意让她在下个星期的某天带两个朋友过来，给我现在独自居住的这座古老的爱德华七世风格的大房子——在里面转悠的感觉就像餐厅罐头里的最后一颗豌豆——来一次彻底的从头到尾的清洁。她说他们要一百美元就可以做了，即使这一百美元要由他们三个人分，更主要的是因为不打扫住在里面对我不好。她说死了人后一定要擦洗一次的，即使人不是死在房子里。

我跟她说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我愿意付给她和她带来的女人每人一百美元，干六个小时。六个小时过去后，我希望工作能完成。如果工作没完成，我跟她说，无论如何也要结束掉。

“诺南先生，那太多了，”她说。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这是我要付的，”我说，“你愿意做吗？”

她说她愿意，她当然愿意。

也许是可预知的，我发现我自己在她们来的前一天晚上仔细查看了一下屋子，做了一次清洁前的检查。我猜我不想让这些女人（她们中的两位我是完全陌生的）发现任何会让她们尴尬或让我尴尬的东西：也许是塞在沙发垫下面的乔安娜

的一条丝绸内裤(“迈克,我们经常在沙发上开战,”她有一次对我说,“你注意到了吗?”),或者是阳台上情人椅下面的啤酒罐,甚至可能是没有冲过的马桶。说实话,我说不出来我在找什么具体的东西,在梦里一样的感觉还是牢牢地控制着我的思维。那些天我最清晰的念头或者是关于我正在写的小说的结尾(患精神病的杀手把女主人公引诱到一幢高耸的大楼上并打算把她从屋顶上推下去),或者是关于乔在她去世那天买的诺可牌家用怀孕试纸。呼吸道疾病处方,她说过的。晚饭的一条鱼,她也说过的。她的眼睛没有向我透露其它我需要引起注意的事情。

我的预清洁工作快结束的时候,看了看我们的床底下,在乔睡的那边看见一本打开的平装书。她死了没多久,但是家里没有其它地方像床底下这个世界这样满是灰尘,当我把书拿出来的时候,书淡灰色的封面让我想起了乔在棺材里的脸和手——乔在地下世界里。棺材里会有灰尘吗?当然不,但是——

我把这种想法推开了。它假装离开,但一整天它不断地潜回来,好像托尔斯泰的白熊。

乔安娜和我都是缅因州大学英语专业的,并且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猜想,我们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¹的讽刺作品中坠入爱河。然而,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大学生容易喜欢的诗人或散文家,而是威廉·萨默塞特·毛姆,那个长着一张丑陋的脸、上了年纪、在全世界旅行的小说家兼剧作家(他的脸在相片里似乎总是被香烟的烟雾弄得模糊不清)。因此,看到床下的书是《月亮和六便士》并不使我惊奇。我自己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读过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热情地认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这个角色。(当然,我在南海想做的是写作,而不是画画)

她用一副废了的扑克牌中的一张当书签,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我想起了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她说的一些话。在二十世纪英国文学课上,那可能是在一九八〇年。乔安娜那时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大二学生。我在读大四,谈起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只是因为那最后一个学期我手头有时间。“从现在起一百年,”她说,“二十世纪中期

1 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1899—1935),美国传统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

文学评论家的耻辱是他们推崇劳伦斯¹而忽视了毛姆。”这句话得到轻蔑但善意的笑声(他们都知道《恋爱中的女人》是曾写过的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但是我没有笑,我坠入爱河了。

扑克牌夹在一百零二页和一百零三页之间——戴尔克·施特略夫刚刚发现他的妻子离开他去找思特里克兰德,毛姆版本的保罗·高更。叙述者想鼓励一下施特略夫。亲爱的朋友,别难过了。她会回来的……

“你说得容易,”我对着房间喃喃自语,房间现在只属于我一个人了。

我翻了一页并读到以下一段:思特里克兰德的这种叫人无名火起的冷静让施特略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一阵狂怒把他攫住;他自己也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一下子便扑到思特里克兰德身上。思特里克兰德没有料到这一手,吃了一惊,踉跄后退了一步,但是尽管他久病初愈,还是比施特略夫力气大得多。不到一分钟,施特略夫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已经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了。

“你这个小丑。”思特里克兰德骂了一句。

我想到乔永远也不会翻开这一页并听到思特里克兰德管可怜的施特略夫叫一个小丑。有一刹那灵光闪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怎么能够?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我知道那不是能矫正的错误,或者是我可以醒来的梦。乔安娜已经死了。

悲痛使我失去了力量。如果不是有床在那里,我早就掉到地板上去了。泪水从眼中流出,我们都是这么哭的,但在那天晚上,我觉得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似乎在哭泣,我坐在床上她的那边,手里拿着她那本落满灰尘的平装本《月亮和六便士》,痛哭起来。我想我感到的惊奇和痛苦一样多,不管是我在一台高解析度的显示器上看到并辨认的尸体;不管是葬礼还是彼得·布里洛夫用他高亢、甜美的男高音唱《我有把握》,也不管是下葬仪式和尘归尘土归土,我并不真的相信死亡这一事实。企鹅版的平装书做到了那口大人的灰色棺材没有做到的事:它坚持她已经死了。

“你这个小丑。”思特里克兰德骂了一句。

1 劳伦斯(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著名的作品有《虹》、《恋爱中的女人》、《儿子和情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我躺回到床上，双手交叉蒙在脸上，像孩子们不开心时所做的那样哭着睡着了。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里，我醒过来，看见平装本的《月亮和六便士》仍然躺在我旁边的床单上，我决定把它放回到床下我发现它的地方。你们知道梦是很让人弄不懂的——就像达利¹的钟那样，如此之软，像毯子一样挂在树枝上。

我把扑克牌书签放回到一百零二页和一百零三页之间——现在和永远，离“‘你这个小丑。’思特里克兰德骂了一句”只有手指头翻动一页的距离——并滚到床上我的那边，把头伸出床边，打算把这本书放回到我发现它的地方。

乔正躺在一团团灰尘中。一张蜘蛛网从床框弹簧的底部吊下来，像一片羽毛一样亲吻她的面颊。她的红头发看上去有点呆，但她的眼睛迷朦并警觉，在苍白的脸上显得邪恶。当她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死亡已经把她逼疯了。

“把那个给我，”她嘶声叫道。“那是我用来挡灰的。”没等我给她，她就把它从我手里夺过去。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的手指碰到了，她的手指像霜冻后的树枝一样冰凉。她把书翻开，扑克牌飘了出来，她把萨默塞特·毛姆的书盖在脸上——文字编成的裹尸布。当她双手交叠放在胸前静静地躺下时，我意识到她正穿着我埋葬她时穿的蓝裙子。她从她的坟墓里跑出来并藏在我们床下。

我闷声哭了一下醒过来，一阵痛苦的抽搐几乎使我从床上滚下来。我没有睡着很久——眼泪在我脸上还湿乎乎的，我的眼皮还留有哭了一回后那种怪怪的肿胀感。这个梦如此鲜活，我滚到床边，垂下头，向床底下张望，她当然应该在那里，脸上盖着书，她将伸出她冰冷的手指来触摸我。

当然，那里什么都没有——梦就是梦。不过，后半夜我是在书房的沙发上度过的。我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那晚不再有梦。只是睡得什么都不知道。

1 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的题为《记忆守恒》的画的中心意象就是一只像毯子一样挂在树上的、正在熔化的钟。